

喀纳斯湖惊世魅影到底是什么

# 喀纳斯湖咒

觉罗康林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喀纳斯湖惊世魅影到底是什么

# 喀纳斯湖咒

觉罗康林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喀纳斯湖咒 / 觉罗康林 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29-04610-1

I. ①喀… II. ①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7795号

## 喀纳斯湖咒

KA NA SI HU ZHOU

觉罗康林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张好好

特约编辑: 李 洁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杨鑫珪 魏依云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20千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人的好奇心在面前。

人的恐惧感在背后。

好奇与恐惧一前一后挟制人类走过了一二十万年的光阴，走到今天人类仍无法真正看清自己、看清面前和背后的世界……

——题记



上篇

太阳落山了，落到树林尽头那个像牛一样趴窝着的土山背后去了，天边上浮现出一大片半生不熟的西瓜的颜色。

每天这个时候，爷爷就拎着一只黑色的铁皮水桶往泉水那儿走，他身后跟着白尾巴和它的孩子。白尾巴是一匹母马。

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那时候我很小，一低头就能从白尾巴的肚皮底下跑过去。我就跑过去一次，爷爷看到了，板起面孔，拿木棍一样粗糙的手指敲敲我脑门儿，教训我，说我是一个男人，男人是不能到母马肚子底下去的，那样长大了就会怕女人。

一天，爷爷还和往常一样拎着那只水桶往泉水那边走去，跟在他身后的只有白尾巴的孩子——那匹黑色的小马驹。我撇下一块儿玩耍的同伴，一溜烟跑到爷爷跟前，问他白尾巴怎么没来。爷爷说他把白尾巴送给山里放羊的人了，秋天的时候放羊的人要给我们送来五只大羊。

小马驹没有妈妈了，孤孤单单，很可怜的样子。我心里为它难过起来。

爷爷从泉里打来一桶水，放到小马驹面前。小马驹舔了舔舌头，小心翼翼地把头往水桶里伸去，嘴巴才挨到水面，它就猛地抬起头闪到一旁，瞪大眼睛盯住水桶看，显得很紧张、很害怕，鼻子里还发出“噗噗”的响声。

它这是怎么了？爷爷嘟哝着又把水桶往它面前送过去。小马驹又一下躲开了，还是那样瞪大眼睛盯住水桶看，好像水桶里面有什么东西。

“桶里有什么，爷爷？”我凑过去看看水桶里面，除了水，桶里什么也没有。

爷爷又把水桶送到小马驹跟前，小马驹像刚才一样，躲得更远一点儿看着。

我又凑过去往水桶里面看，猛然发现，在轻轻晃动的水面下，有一颗圆圆的脑袋，被黑色的桶壁包围着，昏暗中，有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正盯住我看！

我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水桶里是我脑袋的影子，就像在镜子里一样，可是，

那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它们好像不认识我，直勾勾盯住我看的样子像躲在草丛里的野猫一样，看得我心里发慌。我也躲到一边去了，和小马驹一样。

我分明知道水桶里就是我的脑袋影子，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感到慌乱和害怕。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四十年以后，我在一张照片中看到一颗圆圆的脑袋，一颗用石头雕刻的人的脑袋，让我一下记起小时候的情形。

照片是畅河拿来的，他告诉我照片中这颗人头有点诡异，找到它的地方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还死了人。

说实话，听到这话，我心里居然也生出一丝害怕的感觉，就像小时候在水桶里看到自己的脑袋一样。

照片中的石头人头看起来有点像个西瓜，圆咕隆咚的，颜色也像，青灰色。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块绿柱石。”畅河强调说。

“是吗，这东西在哪儿？”我把照片放到桌上，抬眼看他。

“喀纳斯。”他说。

“哦。你刚说什么，死人了？”我十分好奇。

“死人也许跟这没关系，我是听那儿的图瓦人说的，谁知道呢。”

他绕过茶几一屁股坐进靠墙的沙发里。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到他对面，顺手将照片放到茶几上。

“你不是喜欢收集这种东西吗，想不想把它弄回来？”

“就这么一个脑袋吗？”我低头看一眼茶几上的照片，“可以啊，可以把它弄过来，问题是……”我突然有些犹豫，“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要真像你说的是块绿柱石，也许还值点钱。”

“好像就找到这么一个脑袋。我听他们说，这东西一见水就像玻璃一样透亮，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

“你刚不是说它可能是绿柱石吗？我觉得也像。它多大？”

“东西我没见，听说跟人脑袋差不多大。”

我点点头。

我记起，不久前，有人在阿尔泰山上挖出了一块足有二十多公斤重的绿宝石。实际上，绿柱石就是绿宝石。当然，如果这颗人头是绿宝石的话，远不止二十公斤重。

“对了，他们告诉我，这东西好像被什么下了咒。”畅河随口说道。

“下咒？是——是不是啊？”不知怎么，我说话一下磕巴起来。

我伸手将照片在茶几上转了又转，然后拿起来立在茶几上面。我做这些完全是不由自主的，有那么一阵儿，我脑子里是空的。等回过神来，看见照片上的人头颠倒了，鼻孔朝上，我看见它的鼻子磨掉了一块，秃秃的，像牛鼻子似的。

“克孜老人你记得吧？他们家邻居，那个很会做生意的家伙，叫巴什么来着？这东西就在他家里。”畅河说着摸了摸自己的口袋，“烟撂车上了，你的烟呢？”

我指指茶几下面一层，烟和打火机都在那儿。

我接着他的话说：“他叫巴勒江，我跟他很熟。他妈妈家的老人好像是萨满。”

“图瓦人不叫萨满，叫……”畅河点上烟吸一口，他呛了一下，“咳咳”地咳嗽两声，继续说，“他们叫喀目。”

“我知道。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我冲他笑笑，故意这样说。

“你说啥呢？喀纳斯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畅河不满地膘我一眼，有些气不打一处来。

畅河不太像汉族人，长相不像，性格也不像。他说他生下来后，母亲身体不好没有奶水，他是吃邻居家哈萨克族大婶的奶长大的，那家是牧民，所以畅河长了一张牧民的脸，当然还有牧民一样结实的身體。他现在是新疆大地旅游公司的老总，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喀纳斯，用他的话说，他都快变成图瓦人了。

不管这颗人头是不是绿柱石，哪怕它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出现在遥远的喀纳斯山区，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

不过“被什么下了咒”之类的话，听起来还是有点瘆人。但话又说回来，这种事发生在别的地方不好说，在喀纳斯，一切皆有可能。

“我要走了，车子在下面，今天我要下去。”畅河说着站起来往门口走。

“去哪儿，布尔津还是喀纳斯？”我起身送他。

“直接去喀纳斯。下礼拜，上头领导要去检查工作。我得去安排安排。”畅河走到门口停下来，“照片留你这儿，你再好好研究研究，有兴趣，下次带你去看看。”

送走畅河，我又拿起那张照片端详了半天，说实话，照片中这颗石头人头真的很特别。之前，我也见过一些被称为草原石人的石雕人像，这些人像基本上都是用山里随处可见的岩石打凿的，手法也不讲究，石雕造型都很笨拙，透出孩子气的稚朴与浪漫。

但是，照片中这颗石头人头不一样，虽然还不能确定是什么材质，至少可以肯定不是普通的岩石，而且雕刻手法也非常的讲究。头像虽然有些破损，还是能看得出来细腻的刀法，连眼角处的细纹都刻出来了，一道一道刻画得像真人的皮肤一样！

我见过很多新疆草原石人，也有一些研究，我可以肯定，这颗人头跟草原石人



无关。

那它究竟是什么来头儿呢？老实说，以我现有的知识和能力，一时半会儿我还真弄不清楚。

我一下想到新疆社科院草原文化研究所的王所长，去年他出版了一本叫《西域古文明之石人文化》的书，这本书的封面和插图都是我设计的。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他正好在办公室，我早饭也没顾上吃，就赶过去了。

王所长戴上眼镜，仔细瞧着我递给他的照片。

“这会不会是一件玉雕啊，看颜色有点儿像青玉。”王所长将照片放到桌子上，目光从眼镜上方向我投射过来。

“青玉？我觉得是绿宝石。”我也看着他，说。

“也有可能，不过玉石的可能性更大。”王所长继续说，“从照片上看，石头的颜色更接近青玉。另外，这东西应该是从地里挖出来的，表面有土沁的痕迹。要真是玉石，不管是不是文物，这么大一块东西也值不少钱了。你还没告诉我这东西在哪儿。”

“不知道。照片是一个朋友拿来的。”我随口说道，说完我心里觉得怪怪的，浑身都不自在起来，像做贼似的。我得承认，我对这个东西已经有某种图谋和想法了，所以才会打埋伏。

“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现代工艺品。”王所长摘下眼镜。

“也不排除它是一件文物，是吧？”我看着他。

王所长朝我点点头，没有吱声。

“假如它是文物，并且是一块青玉，那它绝不会是一个普通人的头像。古代草原上的那些帝王，有用玉石宝石之类雕刻自己头像的吗？有这方面的记载吗，王所长？”

“据我了解没有。不过，看面相，它有点儿蒙古人的特点。”

“会不会是……成吉思汗的头像？”

“这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能无凭无据地瞎猜。”王所长的表情瞬间石化了一样。

“您相信诅咒会附着在这类东西上面吗？”

“古代突厥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会依附在石头上面，至于诅咒之类的东西，应该也会吧，谁知道呢？你是说这上头有诅咒？”

“不，不知道，随便问问。”我低头看着桌子上的照片，不敢看王所长。

巴勒江是个地道的图瓦人。我说的“地道”是他的长相。不知道你见没见过图瓦人，笼统一点儿说，图瓦人的长相介乎蒙古人和哈萨克人之间，既有蒙古人长相的饱满又有哈萨克人长相的刚毅。

我有一个奇怪的发现，“语言”和人的长相有密切关系，你是某个民族，你说自己民族的语言，你的长相一定会有自己民族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果一个其他民族的人从小就说你们民族的语言，他的长相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就是说，在他脸上也可以找到你们民族的一些痕迹。图瓦人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从小除了说图瓦语，还要说蒙古语和哈萨克语，所以长相也同时具有了蒙古人和哈萨克人的特点。

巴勒江今年还不到40岁，可看起来有40多50岁的样子，这“样子”不是指他的面相，而是指他生生摆出来的一副老成持重的架势。山外头的人，特别是城里人不知道，山里人是不怕显老的。不仅不怕显老，只要结了婚生了孩子，他们都情愿自己变老。

这也不难理解，一无论在哪儿，老人总是受尊重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其他本事从别人那儿获得尊重，只有把自己变老，这办法既简单有效，又不用求人。

巴勒江家的木屋是新盖的，砌墙的原木表面的松树皮看起来很新鲜，走过屋旁还能闻到一股松树的味道。木屋东南面紧挨着一片树林，树林的另一头一直延伸到喀纳斯河边上。巴勒江说，夜里躺在炕上都能听到“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哄得你睡下去就醒不来。

我知道巴勒江为什么这样讲。其实，他并不是醒不来，而是懒得起来。

夏天的太阳总是很勤快，人还没睡过瘾，它就匆匆忙忙地从山那边爬上来，把山谷里所有的木屋都照醒了。巴勒江差不多每天都是这种样子，醒了继续赖在炕上，点上一支香烟，边抽边望着天花板愣神儿。

巴勒江抽完一支烟又续了一支，刚抽一口就听见房门被重重地推开了，他知道是母亲。母亲每天早上都会这样推开他的房门，站在门口冲屋里絮叨半天，像“懒人家的房顶都会长野草”之类的话，对巴勒江已经没什么刺激了，他早就听惯了。若干年前，这句话是奶奶说给父亲听的，现在轮到母亲说给他听了。时间过得真快，有点儿像做梦。

巴勒江母亲的装扮像哈萨克老太太，头上裹一条蓝底黑色花纹头巾，头巾边露出银灰色的头发。她脸色显黑，跟松树皮一样，是那种渗着松胶的松树皮，透出亮光，看起来很健康，展展的也没有多少褶皱。

克孜老人告诉我，巴勒江母亲是喀目家的后代，也就是所谓萨满的后代。按照图瓦人的传统，喀目传男不传女，所以巴勒江母亲家世传的喀目到她们这一辈就断了。她们这一辈只有两个女儿，巴勒江母亲是老大，她还有个妹妹。不过，她家的喀目祖先，无论对她还是对村里人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她有很多异于常人的地方，比如说看天象，比如说看面相，又比如说看病治病。总之，她这人很神奇，村里人都相信这一点，都非常敬重她，当然，这种尊敬中敬畏的成分多一点。

“民京呢？妈妈。”巴勒江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骑马出去挣钱了。他可比你勤快。”母亲说着话转身往牛栏那边走去。

“我跟他一样大的时候也很勤快，不是吗，妈妈？”巴勒江不服气。

民京是巴勒江的大儿子，今年十八九岁，念完初中就不去学校了。他每天骑着马到大桥那儿，拉游客骑马登观鱼亭，一个来回能挣八十块钱。

茶房里巴勒江的老婆正在烧奶茶，铁皮洋炉里塞满了干柴和牛粪，从伸出屋顶的烟囱里挤出一股浓浓的白烟，在早晨晴透的天空上飘扬升腾……

这两天，村里人开始陆续上山打草了。巴勒江家的草场在喀纳斯湖东岸，在喀纳斯湖出水口和一道湾之间的山坡地上。据说这片山坡地的下面曾经是一条山谷，人们叫它老爹谷。老爹谷里曾经有过一尊石像，这尊石像就是村里人说的老爹石。

老爹就是巴勒江母亲的祖先，一个非常神奇的大喀目。

当然，老爹谷和老爹石早已经不存在了。克孜老人也说不清是哪年哪月的事儿，总之是在一个夏季，从喀纳斯湖东面的山上，突然融化的积雪裹挟着山上的泥石，一路冲下来，把整个山谷都给填平了。从此，山谷不见了，变成了一片坡地，山谷里的石像也不见了，不知道是被泥石掩埋了，还是被山洪冲到喀纳斯湖里去了。

巴勒江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他还有过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不到一岁就得病死了；姐姐长到四五岁的时候也出事了，被一匹刚从山上赶下来的烈马踢了一脚，

说是踢到后心上了，昏睡了好几天，最后醒了一下，睁开眼睛看了看妈妈，想要说什么，嘴巴动了动，没有声音，眼睛又慢慢闭上了，就再也没有睁开。

在当时，村里人都觉得巴勒江他们家一定是受到了什么恶魔的诅咒，而且这个诅咒很可能是冲着他母亲来的。

过了几年，巴勒江出生了，接着巴勒江的妹妹又出生了，兄妹两个一天天一年年地长大起来，健健康康的。村里人都赞叹不已。没错，一定是巴勒江母亲的祖先又显灵了。这也是村里人说的。

不管怎么说，在村里人眼里，巴勒江母亲的确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夺走我两个孩子，我再生养两个，好像有意跟恶魔对着干。渐渐地，巴勒江母亲在村里人心目中变得越来越神奇。

一次，村里有个小孩得了一种怪病，不吃不喝，夜里也不睡觉，眼睛睁得大大的，到处看，好像寻找什么东西的样子，把大人都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孩子的父母想到了巴勒江母亲，抱着孩子去见她，巴勒江母亲用手摸了摸孩子的脸和头，什么也没说，抓了一小把盐巴放到碗里，用热水化开，她让孩子母亲把孩子的衣服脱了，脸朝下按倒在炕上，她就用盐水搓摩孩子的背部和腹部，又一下一下地用手拍打孩子的全身，不多一会儿孩子就哇哇大哭起来。这孩子到了晚上就嚷嚷着要喝牛奶，喝完牛奶就睡下了，一睡就是一天一夜，醒来就又开始活蹦乱跳了。

再说巴勒江，一出生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嗓门很大，哭声跟马嘶似的，特别是在夜里，“嗯啊——嗯啊——”的哭声有点儿像打雷，听着怪吓人的。村里人私下议论，这孩子身上一定是附上了什么东西。

那时他爷爷奶奶还在，老人把他当心肝宝贝，有点儿宠爱过头了。据说到了上学的年龄，巴勒江都没学会自己洗脸穿衣服。村里人背地里议论，这个孩子算是废了，长大了能不能养活自己都是问题。

开始，家里大人听到这样的议论都很恼火，时间久了也都不往心里去了。

谁知，就在人们都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不幸又一次降临到他们家。那时，巴勒江才小学毕业，爷爷突然病倒了，车子拉来拉去地治了几个月，还是没治好，刚入冬就去世了。

爷爷走了时间不长，奶奶就病了，和爷爷一样躺了几个月，开春的时候也去世了。

接着，巴勒江父亲也得病了，吃不下去饭，嗓子里塞了一团羊毛似的，到后来连水都喝不下去了，瘦得只剩下身上一根一根的骨头。父亲去世的时候巴勒江就在跟前，他看见父亲眼睛里的亮光一点点地消失，变成了阴天时喀纳斯夜晚一样的黑色。

爷爷奶奶走了，父亲也走了，母亲彻底绝望了，也病倒在炕上，好几天都起不来。妹妹站在母亲身边，就知道“呜呜”地哭鼻子。

巴勒江也哭了，他是躲到马圈里哭的，光流眼泪不出声音。

父亲临走前告诉过他，男人是不能随便哭鼻子的，特别是巴勒江这样的男孩子，因为家里以后就靠他了。尽管巴勒江还像个未断奶的小牛娃子，尽管一直以来有依有靠得宠惯了，可现如今，家里的大半边天都塌了，他必须照顾家里的牲畜，必须上山砍柴，闲下来，还得修理院子里的围栏……

就这样，巴勒江接替去世的爷爷和父亲，成了一家之主，他没有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变成一个废物，而是把家操持得有模有样。

图瓦人有句老话：看吃奶的马驹子会不会尥蹶子，就知道长大后的马能不能跑山路。巴勒江刚出生时马嘶似的哭闹看来不是摆摆样子的。巴勒江年轻时，在村里算是勤快的，而且挣钱的点子也多，大家都很佩服他。

以前他家里有一驾老式的木轱辘马车，车架子都已经当柴火烧了，只剩两个木轱辘，被他随便丢在了草棚子底下。

一天，他家接待了几个游客，人家问他家里有没有以前的老东西，说他们想买。巴勒江屋里屋外地翻腾半天，也没找到一件老辈子留下来的、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他感到特丧气，便蹲在草棚子下面抽烟。

有位客人见了，走过来，给他递了一支烟，两人聊了起来。

巴勒江说汉语有点儿像羊叫，咩咩的，调子拉得很长，不过他能把自已的意思表达清楚，特别是钱的数目，分分毛毛都不会说错。客人站在草棚下，四下打量，目光停在了柴堆那儿，他问巴勒江那两个木头轱辘卖不卖。

巴勒江对“卖不卖”这种话特别敏感，就像猎人闻见野兽的动静一样，只要传到他耳朵里，他就能捕捉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显然，这位游客把那两个破木头轱辘当宝贝了。每到这种时候，巴勒江反而会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连眼皮子都没抬，装作没听清楚的样子，皱起眉毛中间和鼻子根部的皮肉，费劲儿地用汉语问道：“萨（啥）？——”

“那个木头轱辘，卖我一个。”客人用手往身后的柴堆那儿指了一下。

“你说那个轱如子（轱辘子）？”巴勒江头也不转，用大拇指指了一下自己的身后。

“嗯。你是不是准备拿它们当柴火啊？”

“不。那两个轱如子不烧。”

“那你把它们扔那儿干吗？”

“那是瓦（我）爷爷的爸爸的俄罗斯朋友的轱如子。一百个年还加十个年啦，

朋友。”

“一百一十年啊？是够老的。多少钱一个？”

“一个不卖。一个轱如子，车子不行。”

“我明白你的意思。告诉你，我不是拿去做车子，是当装饰品，摆到那儿看，懂吗？”

“一个不卖，两个卖。”

“死心眼儿。两个多少钱？”

巴勒江一边吧嗒着烟，一边向客人伸出一只手，晃了晃五个指头，一副爱买不买的样子。

“五十？”

“不对！”

“五百？没搞错吧，就几根柴火！”客人摇了摇头，准备起身离开。

“你多少钱要？”巴勒江忙拽住客人的手，瞪直眼睛看着客人问。

“两个一百，我要了。”

“一百个年，一个年一个轱如子五毛钱？太少啦，朋友。”

“那你好好说，要多少钱？”

巴勒江把大拇指弯进掌心，向客人亮出四根手指。

“不行，太贵了。”客人还是摇头。

“你不买，我人家跟前卖。”巴勒江佯装不在意的样子，深吸了一口烟。

“便宜一点儿，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以后我还带人来你家。”客人拍了拍巴勒江的肩膀，笑脸看着他。

“给你这个。你买嘛不买嘛都行。”巴勒江伸出三根手指向客人晃晃，继续抽自己的烟。

他这一招果然很灵，客人最后还是掏出三百块钱买下了那两个当柴火都没人要的朽木轱辘子。

这事儿巴勒江没敢让他母亲知道，不然有他好看。

### 三

早晨喝过奶茶，巴勒江扛着父亲留给他的那把俄罗斯钐镰，骑上马出门了。巴勒江家的草场靠近山边，有一半是山坡地，坡地很陡，没办法用割草机收割那里的草，只好拿钐镰打。

从家里到草场好几公里的路，一个来回要用掉很多时间，上山打草的人中午都不回家吃饭，巴勒江也一样，他老婆给他准备好了午餐：一块厚饅、一些奶油和一啤酒瓶奶酒。

我在克孜老人家喝过图瓦人的奶酒，有点儿像俄罗斯人的伏特加酒，绵而后劲十足，不知不觉就让你醉得不省人事，第二天醒来脑袋像裂开似的痛。之前，我还以为图瓦人的奶酒和哈萨克人的马奶酒差不多，没想到完全是两回事。图瓦人的奶酒是用牛奶酿制的蒸馏酒，无色透明，外观看起来就像地道的白酒。而哈萨克人的马奶酒，是用马奶直接发酵而成，虽然也有一些酒度，看起来还是白白的，像奶子。

半下午的时候，巴勒江骑马跑回来了，他急死忙活地把马拴到马厩里，开始发动棚子底下的小四轮拖拉机。这时母亲从屋子里出来，喊着问巴勒江怎么回来这么早，巴勒江把拖拉机从棚子底下开出来，对母亲喊着说：

“咱们发财了，妈妈！”

“别说没用的。你的钐镰呢？”

“留在草场了。我现在去草场拉东西，妈妈。”巴勒江很快就把拖拉机开出了大门，开始“突突突”地在石子路上狂奔，身后尘土飞扬。

母亲站在院子里望着拖拉机走远，嘴里嘟嘟囔囔。

山里的白天短，这个“白天”指的是太阳上山到下山的这段时间。其实，太阳爬上山之前，山这边就已经天亮了，白天也就开始了，只是没有阳光照射，整个山谷依然沉浸在梦一般的晨霭里；等到午后，阳光洒到山腰上的时候，白天也就快结

束了。此时的太阳会毫无依恋地、匆匆滚落到西山背后，留下漫长的傍晚给巴勒江们的老婆赶牛、挤奶、烧饭、管孩子……这就是山里的日子。

太阳一下山，各家围栏里的小牛犊就开始细声细气地“哞——哞——”叫个不停，山坡下、河流边，还有不远处的树林里，传来母牛们一声声充满爱的回应，像吹小号似的，声调拉得长长的，高高低低，还带着变奏呢。

巴勒江老婆赶着两头母牛从木屋后面的树林里出来，她看见巴勒江开着拖拉机从石子路上下来，正要拐进院子里去，车斗里还坐着村里的两个小伙子。

拖拉机一开进院子，其中一个小伙子就大声冲屋子那边喊：

“大妈，快出来看啊，你们家要发大财啦。”

这时候巴勒江老婆也赶着牛回到院子里来了，看见车上的东西，大惊小怪地嚷嚷起来：

“妈妈，巴勒江把鬼石头拉回家了！”

巴勒江母亲从屋里出来，摇晃着走到拖拉机跟前去。巴勒江和那两个小伙子都从车上跳下来，准备把车厢里的东西往下搬。

“这不是鬼石头。等等……”母亲两手扶住车厢板，伸直了脖子看着车厢里的东西。

“好像是人头，妈妈。”儿媳妇站在车厢的另一头，一副惊奇的样子。

没错，这是个石头人头，圆咕隆咚的，看起来跟个西瓜差不多，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帽檐是薄薄的一圈花纹；人头的脸廓很大，鼻尖磨掉了一块，眼睛的凹陷处和鼻孔里都填满了泥土。

“我在咱们家草场里找到的，是一个石头人头，妈妈！”巴勒江显得很兴奋，说话声音很大，还有点颤抖。他脸上的表情很丰富，没有一块肌肉是闲着的。

“看不太清，好像是人头，孩子。”巴勒江母亲说着从拖拉机跟前走开，站到门口那边去了。

巴勒江跑进屋里，拿了一条白色的编织袋出来，把人头滚到编织袋上，他们三个人提的提抓的抓，手忙脚乱地把人头从车上搬下来。

“放那边树下去，孩子们。”母亲拦在门口，脸上板板的没有表情，用手指了指院子东面的那棵大松树。

“别人会偷走的。这可是……可是很值钱的东西，妈妈。”巴勒江气喘吁吁地嚷着。他用一只手拽住编织袋的一角，转过来看着母亲。

“别说没用的。我看除了你没人会把它往家里拿。”母亲有些不耐烦，堵在门口没有让开的意思。



“那就放那边。”巴勒江指了指自己屋子的窗户底下，“晚上我打开窗户睡觉。”

三个人把编织袋拖过去，巴勒江好不容易把人头从袋里弄出来，然后蹲下去把人头脸朝天地摆放好。

“这是什么呀，爸爸？”民京从外面跑进来，问巴勒江。

“这可是好东西，儿子。你明天早晨提一桶水，把它洗一下。”巴勒江双手叉腰站在一边，看着石头人头一个劲儿地摇头，嘴里“啧啧”赞叹。

“好吧。您要把它卖掉吗，爸爸？”

“城里人就喜欢这些东西，把它洗干净，可以卖个好价钱，儿子。”

“卖了咱们也买辆小车吧，爸爸。”

“没问题，儿子。”说着巴勒江转过去请那两个小伙子进屋，“走，咱们进屋里去坐。”

“不了。”刚才喊话的那小伙子朝巴勒江摆摆手，对站在门口的巴勒江母亲说，“大妈，我们走了。”

“吃了晚饭再走吧。”巴勒江老婆从屋里走出来。

“谢了。回家还有事儿。巴勒江，卖了别忘请我们喝酒。”

“好说。明天见。”巴勒江依然站在石头人头跟前，舍不得走开。

不知怎么，第二天一大早，周围几家院子里的狗就“汪汪汪”地叫唤不停，吵得人心烦。

巴勒江母亲每天起得都很早，她慢慢地推开房门，手扶着门框摇晃着从屋里走出来，站到院子里看了看东面的山。现在还早，要过好一阵子，太阳才会从那儿冒出来。

巴勒江母亲费劲儿地把头上的头巾解开，头巾本来是系在脑袋后面的，她整理了一下满头的银灰色头发，又把头巾系到下巴底下来，把耳朵也裹进头巾里，只露出巴掌大一块脸孔。

空气又湿又冷，从河边吹来的风带着冰冷的水汽，很容易让人想到秋天甚至冬天，然而现在却正值炎热的夏季。

院子里空空荡荡，牲畜都躲在圈里没出来，一只不知名的小鸟站在大门边的木栅栏上面，对着巴勒江母亲鸣叫，“叽儿——叽儿——”，声音又尖又细。邻居家的狗突然“汪汪汪”地叫唤起来，那只小鸟吓得飞走了。

巴勒江母亲搬了一只小木凳，放到窗户底下的人头旁边，哼唧着坐了下去。她静静地望着石头人头，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她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着人头